

BABEL
巴别塔诗典

ALOYSIUS BERTRAND

夜之加斯帕尔

〔法〕贝尔特朗

著

黄建华

译

夜之加斯帕尔

〔法〕贝尔特朗

著

黄建华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之加斯帕尔 / (法) 阿洛伊修斯·贝尔特朗著;
黄建华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巴别塔诗典)
ISBN 978-7-5675-5453-5

I. ①夜… II. ①阿… ②黄… III. ①诗集-法国-
现代 IV. ①I565.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40587 号

夜之加斯帕尔

著 者 [法]阿洛伊修斯·贝尔特朗
译 者 黄建华
项目编辑 陈 斌 许 静
审读编辑 李玮慧
特约编辑 何家伟
装帧设计 高静芳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开 本 889×1194 32 开
印 张 6.375
插 页 5
字 数 6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5453-5/I·1564
定 价 36.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译 序

黄建华

1841年4月29日，一名默默无闻的诗人在巴黎辞世了，他的葬礼不像同时代的雨果那样赢得全国举哀，万人空巷；跟随灵柩的只有孤零零的一位友人。当时风雨交加，在墓地上念祷文的神甫不等棺材抬到便径自离去。这位寂寞的诗人只活了三十四岁。他的传世之作《夜之加斯帕尔》在友人的帮助下于死后次年才得以出版。其时文坛上群星灿烂，没有多少人注意这颗暗淡的小星。雨果虽曾答应要为他写几行耐久的文字，可终于没有执笔。唯有同时代的批评家圣佩夫独具慧眼，称他为“落到岩石上的种苗”，“少尉时就阵亡的大将”。这位潦倒终生的英才在我国似乎尚鲜为人知晓，在法国他已进入文学辞典，被视为怀才不遇的最知名者了。

他全名叫路易·雅克·拿破仑·贝尔特朗，一般就称路易·贝尔特朗，笔名叫阿洛伊修斯·贝尔特朗。1807年4月20日生于意大利的切瓦，父亲是原

籍洛林的法国军官，母亲是意大利人。七岁左右移居于法国的第戎，从此就在那里生活、成长。“我爱第戎，像孩子爱喂奶的乳母，像诗人爱撩起情思的姑娘。”诗人从第戎的古代遗物和自然景色中孕育了灵感，吸取了养分。1827年在第戎完成了学业，便加入当地的文艺圈子，在本地的刊物《外省人》发表诗文，这些作品中的一部分后来经过修改收在《夜之加斯帕尔》里，可在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1828年末他初赴巴黎，进入雨果、诺第埃等人的文艺沙龙，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本来可以指望从此脱颖而出，只是他生性孤傲，加之贫病交加，羞于求助他人，不久又只身回到了故乡。他在第戎曾参加过一些共和派的政治活动，发表过若干论战性的文章，还写了歌舞剧《轻骑兵少尉》，但都未见成功，结果还是湮没无闻。

1833年他再赴巴黎，其时已身染肺病，反复发作，不时住院，为生活计，不得不胡乱干些零活，当时他的朋友已经不多，他的孤高的性格竟使他拒绝友人伸出的援助之手。最后只剩下雕塑家大卫·当热（1788—1856）算是唯一的知己，送他至最终的归宿之处的便是这位艺术家。贝尔特朗临终前给这位朋友写了这样的字条：

“亲爱的大卫，我的恩人，我们还能再见吗？我正处于危险状态中，我想这是最后的险期了。祝愿你长寿、幸福……”

他还惦念着他的《夜之加斯帕尔》。这部作品屡遭出版商拒绝，最后虽然被接受，但一直拖延未出，而且被改动多处。他想要回这部作品再修改一次。

“……如果我一个星期之后还活着，请把我的手稿交回给我。要是那时我已离开人世，我就把手稿、把整本书遗赠给你，同时也献给仁慈的圣佩夫，他认为怎样合适就怎样删削改动吧。”

他终于来不及再看一眼他的手稿便辞别人世了。他的短短一生可以说黯然无奇，全没有他作品中所表露的变幻莫测，神奇诡秘。

文学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某些作品发表时名噪一时，过后却落进被遗忘的深渊；某些作品当时默默无闻，后来却散发出奇光异彩，经久不衰。《夜之加斯帕尔》属于后一类。据法国的评论家统计，受它影响的文学大家达几十人，这里不妨列几个读者较熟悉的名字：波德莱尔、魏尔伦、兰波、马拉美、法朗士、阿波里奈、艾吕雅、布雷东、纪德、尼采……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作家群中有不少人都公开宣称

贝尔特朗是他们的前驱者。马拉美称他为“我们的兄长之一”，布勒东认为“贝尔特朗是过去的超现实主义者”。总之，《夜之加斯帕尔》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已得到了公认。它究竟凭的是什么呢？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流艺术形式、欣赏趣味。在他那个时代，可以说贝尔特朗是不合时宜的作家。

从形式上来说，他写的是诗体散文或散文诗。作者曾表示，他“试图创造一种新的散文品种”。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十九世纪上半叶雄踞法国文坛的主要是浪漫派的诗作。《夜之加斯帕尔》可称得上开一代风气之先。它摒弃了押韵的格式、夸张的声调、直叙的放纵形式，而以简练的、跳跃的甚至浓缩的散文体呈现给读者。自此，散文诗这一文学新品种才逐渐在文苑里占上一席重要的位置。1862年波德莱尔出版了他的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公开承认他从《夜之加斯帕尔》中受到启发。1873年兰波完成《地狱一季》，1886年发表《彩图集》，那都是继《夜之加斯帕尔》之后重要的散文诗作。到了二十世纪，许多著名诗人都写散文诗，如克洛岱尔、圣琼·佩斯、勒内·夏尔……有的甚至以写散文诗为主。可惜《夜之加斯帕尔》问世太早了，读者还不习惯这种诗不像

诗、散文不像散文的文体；然而作者的卓越之处，正在于此，故贝尔特朗有“法国散文诗之父”的称号。

就艺术风格而言，贝尔特朗的散文诗常常庄谐兼并，或寓庄于谐，或寓谐于庄，读者往往可在他的作品中找到暗含的俏皮、幽默，这是突破当时浪漫主义诗作的地方。诗人在《夜之加斯帕尔》的《序言》中写道：“艺术犹如一枚像章，总有正反两个方面：比方，正面酷似P·伦勃朗，反面则像J·卡洛。伦勃朗是个白胡子的哲学家。他蜗居在自己的陋室里，全盘思绪沉浸于思考和祷告之中，闭目凝神，独自与美、科学、智慧、爱情的精灵交谈，为探求自然的神秘象征意义而日渐憔悴。——而卡洛却恰恰相反，他是个放浪形骸、夸夸其谈的士兵，在广场上招摇，在酒馆里闹嚷，抚弄波希米亚人的姑娘，凭长剑与火枪起誓；唯一操心的事情，是把小胡子梳理得油光可鉴。”作者将这两方面结合得很好，而又不走极端。这可以说是本书主要的艺术特色。

从题材内容看，书中充满了黑夜、妖魔、鬼怪、幻梦、巫术、仙女等描写，明与暗、梦与真、情与理、虚与实、生与死、古与今糅合在一起，迷离恍惚，一反浪漫派作家那种江河直下式的抒发。书中标题所用的“奇想”一词正好反映它的基调：全书弥漫

着浓重的怪异、神秘的气氛。远离当代的中古题材，游离现实的梦境世界，给读者以幽思遐想、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加之作者采用了凝练的艺术手段：将叙事的时间环节隐去，给读者留出想象的空间，从而使作品的内涵愈加显得丰富。

《夜之加斯帕尔》随着时间推移而愈受赏识，散文诗已在全世界日益流行，贝尔特朗已不只是法国散文诗之父，而成为现代散文诗的先驱了。我相信，正在努力探索的中国诗人是会认真鉴赏它，从中获得不少艺术借鉴或思想启迪的。但愿我的译文能大体地传达原作的精神，不致色味俱失，令读者产生“嚼蜡”之感。

本书是全译本，按帕约出版社 1925 年的版本和伽利玛出版社 1988 年的版本比照核对译出。贝尔特朗虽不算是文笔晦涩的作家，但原作费解难译的地方也颇多，我不敢自信译文没有讹误之处，谨诚恳地希望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再版译序

黄建华

《夜之加斯帕尔》的初译本于 1990 年在花城出版社出版，至今已二十六个年头了。初版译本印数才 1900 册。就偌大的中国的图书市场来说，实在少得可怜。因而这次再版，是有它的必要的。趁着这个机会，我就原作者的人和书，再饶舌几句。

贝尔特朗这位“苦命”的诗人，可以说终其一生，并未享受过人间的欢乐。他作为男丁，二十岁已成为家庭的支柱，家中有一母一妹，正等待他接济、供养，而他却没有稳定的职业，连自己也无以为生。那本寄托他全副心血的唯一的诗集，出版商却并不赏识，一直拖延未出。诗人最后在贫病的煎熬中，郁郁故世。死前，他连自己的作品也未见到。

他的可悲的遭遇，虽然可以归因于“命运不公”，但一定程度上，也是性格使然的。他已一度当上勒德雷尔男爵的秘书，男爵与他家是世交，而且对他爱护有加。他本来靠着秘书的职位满可以过着不愁冻馁的

生活，可是他习惯不了秘书的刻板工作，竟主动辞去。他落魄巴黎的时候，没有一件光鲜的衣服，没有一双像样的鞋子，因而羞于会友，但却不愿求助他人。他把自己禁闭起来的时候，像是失踪了似的。认识他关注他命运的人都不能不为他担心。他的一位好友诗人C·布吕尼奥就在写给他的信中这样说：

“我亲爱的贝尔特朗，你这样做是徒然的，我无法习惯于让你在那里孤独地禁闭自己。尽管你固执地坚持沉默，但我仍然认为，这主要归因于你精神上的痛苦，而不是你忘记了深深爱着你的人们……（接着，信里预想彼此相见可能共度的愉快时光。）我亲爱的贝尔特朗，请别在忧愁和苦恼中消磨自己。想想我们吧，给我们写信，你会得到宽慰的。”

然而，贝尔特朗并没有听从友人的劝告，更不接受人家的关怀，终于带着一副傲骨度过短短的寂寞而又凄凉的一生。如果他没有留下《夜之加斯帕尔》，这辈子就算是白活的了。

作者的命运既然如此平淡无奇，没有多少可以着笔的地方，那就多交待一下他的作品的遭遇吧。

1828年8月1日贝尔特朗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他在此之前曾把诗集《田园风俗画》交出版商出版，

可出版商后来破产了，因而未有结果。1833年，《田园风俗画》最后定名为《夜之加斯帕尔》，另一名叫E·朗迪埃尔的出版商承诺接纳。1833年贝尔特朗的母亲在写给儿子的信中留下过这样的字句：“我让你想想，我们得知你的作品获得成功，是怎样的感动和怎样的高兴。”

然而，贝尔特朗母亲的高兴未免为时过早了。有关出版事宜的谈判竟持续了三年，内中的原因尚不大清楚。有的人认为，由于出版商要作者修改某些不合事宜的地方，作者有为难之处。另一种说法则是：作者总觉得自己的作品不完善，不断改动，而致拖延。总之，到了1836年（大概是5月间吧），出版合同才真正签订下来。

合同中有三点值得在这里交待一下：

1. 此书的第一版稿费为一百五十法郎，也就是说作者是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把稿子让给出版商的。
2. 此书第一版所定的印数是八百本，可见其发行量极小。
3. 此书出版后，给作者的样书数为十五本，与国内目前的情况大同小异。

合同签订后，作者就一直翘首以待他的手稿变成

铅字的成品。薄薄的一本小书，排印无需花多少时日，原定于1836年当年即可见书，到1837年仍无着落。1837年9月18日贝尔特朗写信给其挚友雕刻家大卫说，他仍然希望于当年秋天能见到此书。然而作者又一次白等了。

面对出版商的拖延，作者的友人背地里与之另外联系出版商，打算将手稿转移至昂热印行。也许贝尔特朗对友人的一番好意并不知情，而且对E·朗迪埃尔也并未完全失去信心，他于1840年10月5日亲自造访E·朗迪埃尔，希望尽最后的努力，促成此书的出版。这次访问不遇，他给出版商留下了一首十四行诗，诗的大意是这样的：

葡萄成熟了，天气晴朗温和，欢乐的人群
正等待着收获。我叩响你紧闭的门，你还在沉
睡吗？是采摘的时候了。我的书就是那葡萄树，
树上垂着一簇簇金色的果实。我已把邻人请来，
他们带备了篮子和小刀，而榨果机也正等待着
开榨。

而此时出版商正准备退出经营，“葡萄的收获”眼看无望了。贝尔特朗身体日差，其时正反复住院。他

于次年（1841年）4月29日辞世。他在临终的前夕（或许是断气前的两天）还写信给自己的友人，希望再对《夜之加斯帕尔》作少许的修改。然而他一切都来不及做了，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便告别了只带给他苦难和忧伤的尘世。他去世一年半之后（1842年11月）这部散文诗作才终于和读者见面。从1828年算起至1842年，一本短短的诗集，竟折腾了十四年之久！

诗集问世之后，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反响，后来才逐渐被人们认识，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终于慢慢确立了起来。这位新文体的创造者，我们要给他的作品下一个概括性的评语，实不容易。这里只简略地提一下某些法国评论家所指出的其诗作显露的某些主要特点。

首先是作品想象的跳跃性。作者叙事的时候往往打破严格的时空顺序，古今糅合，上下交错，抽去了严格的逻辑线索，给读者留下了神游的广阔空间。在这方面，也真是“文如其人”。据熟悉作者的亲友反映，贝尔特朗是个即兴式的诗人，不善于周密思考，也没有按部就班进行创作的习惯，灵感一来，随便抓一片小纸头就写：旧信封、报纸角、破纸片……什么都合适，有时甚至连书页也撕下来。他那小书桌

乱成一团，搁满了蝇头小字、谁也辨认不出他写什么的残页片片。

其次是他作品所显露的画像，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诗中有画”吧。不过这画不是“山水”，也不是“活动美人图”，更与当时浪漫派大师德拉克鲁瓦那样的作品无关。正如作者在其《序言》中所交待的：它是伦勃朗（荷兰画家，雕塑家，1606—1669）与卡洛（法国雕塑家，画家，1592—1663）的混合。伦勃朗是个“白胡子哲学家”，“全盘思绪沉浸于思考的祷告之中，闭目凝神，独自与美、科学、智慧、爱情的精灵交谈”，卡洛则“是个放浪形骸、夸夸其谈的士兵，在广场上招摇，在酒馆里闹嚷，抚弄波希米亚人的姑娘……”，“而本书的作者正是从这样两面性的角度来观察艺术的”。

这样，贝尔特朗诗作所呈现的画面自然是中世纪的画家的奇思妙想。事实上，作者也曾经大量观摩过这类画家的作品。

第三是作品的浓重的黑夜场景。读者略为翻阅各篇诗作便可知道，全书几乎有一半作品是涉及夜景的。诗集的标题《夜之加斯帕尔》，就带了个“夜”字，其中的第三卷的总题还用了“夜及夜之魅力”的字样。夜与梦自然密切不可分，难怪书中幻像叠出，

怪异丛生。而这梦境又与死亡连结在一起，于是使书中充满了诡秘、沉郁的气氛。

——“你认识夜之加斯帕尔先生吗？”

——“你找他想干什么呢？”

——“他借了一本书给我，我想还给他。”

——“一本魔书！”

的确，《夜之加斯帕尔》是一本“魔书”，是值得读者反复揣摩去探寻其中的奥秘的。

此次借译本再版的机会，尽量参考有关资料，根据原作的精神，补写一篇序言，呈献给读者。这篇“补序”，除了借鉴帕约出版社 1925 年版本卷首所附圣佩夫的《阿洛伊修斯·贝尔特朗简介》之外，还参考了伽利玛出版社 1988 年版本 M·米尔纳的《前言》，这是我要特别交待的。

此次译本再版，订正了少许疏误的地方，译文的安排尽量遵照原文的格式，诗中的段与段之间加了些星号“★”。唯原版中有一种模式我们没有采取，即：每卷之前多附一空白插页，正反面分别印上“此页结束夜之加斯帕尔奇想第几卷”、“此页开始夜之加

斯帕尔奇想第几卷”。

临末，我们转引贝尔特朗《致雕塑家大卫先生》的诗句作为结束语。

我是个穷困、受苦的诗人，我祈祷过，爱过，唱过！我的内心充满信念、爱情、才思也是徒然！

因为我是流产生下的小雄鹰！我的命运之蛋从不被温暖的翅膀孵育成功。它就像埃及人的金色胡桃那样干瘪、中空！

啊！人，不过是脆弱的玩物，挂在情欲的线上跳跳蹦蹦，人啊！如果你知道的话，请告诉我：人是受生命磨损，被死亡粉碎的提线木偶，仅此而已，是么？